資治通鑑/卷2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

► 卷二百五十七

起閼逢執徐六月，盡強圉協洽三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56卷

【唐紀七十二】 起閼逢執徐六月，盡強圉協洽三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中和四年（甲辰，公元八八四年）

六月，壬辰，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。仁厚圍梓州久不下，乃為書射城中，道其將士曰：「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，為諸君緩師十日，使諸君自成其功。若十日不送師立首，當分見兵為五番，番分晝夜以攻之，於此甚逸，於彼必困矣。五日不下，四面俱進，克之必矣。諸君圖之！」數日，君雄大呼於眾曰：「天子所誅者元惡耳，他人無預也！」眾呼萬歲，大噪，突入府中，師立自殺，君雄挈其首出降。仁厚獻其首及妻子於行在，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，敬瑄三子出觀之，釘者呼曰：「茲事行及汝曹，汝曹於後努力領取！」三子走馬而返。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。

甲辰，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，敗之。巢眾殆盡，走至狼虎谷，丙午，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，將詣時溥，遇沙陀博野軍，奪之，並斬言首以獻於溥。

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，侵噬鄰道。天平節度使朱瑄，有眾三萬，從父弟瑾，勇冠

軍中。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，勢甚窘，求救於瑄，瑄遣瑾將兵救之，敗宗權於合鄉。全忠德之，與瑄約為兄弟。

秋，七月，壬午，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並姬妾，上御大玄樓受之。宣問姬妾：「汝曹皆勳貴子女，世受國恩，何為從賊？」其居首者對曰：「狂賊凶逆，國家以百萬之眾，失守宗祧，播遷巴、蜀；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，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！」上不復問，皆戮之於市。人爭與之酒，其餘皆悲怖昏醉，居首者獨不飲不泣，至於就刑，神色肅然。

朱全忠擊秦宗權，敗示權於殷水。

李克用至晉陽，大治甲兵，遣榆次鎮將雁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，自陳：「有破黃巢大功，為朱全忠所圖，僅能自免，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，並牌印皆沒不返。全忠仍榜東都、陜、孟，雲臣已死，行營兵潰，令所在邀遮屠翦，勿令潮失，將士皆號泣冤訴，請復仇讎。臣以朝廷至公，當俟詔命，拊循抑止，復歸本道。乞遣使按問，發兵誅討，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。」時朝廷以大寇初平，方務姑息，得克用表，大恐，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。克用前後凡八表，稱：「全忠妒功疾能，陰狡禍賊，異日必為國患。惟乞下詔削其官爵，臣自帥本道兵討之，不用度支糧餉。」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，稱：「吾深知卿冤，方事之殷，姑存大體。」克用終鬱鬱不平。時藩鎮相攻者，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。由是互相吞噬，惟力是視，皆無所稟畏矣。

八月，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，又奏請以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，皆許之。由是昭義分為二鎮，進克用爵隴西郡王。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，依舊隸河東，從之。

九月，己未，加朱全忠同平章事。

以右僕射、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。上以長安宮室焚毀，故久留蜀未歸。徽招撫流散，戶口稍歸，復繕治宮室，百司粗有緒。冬，十月，關東藩表請車駕還京師。

朱全忠之降也，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，承製除官。全忠初鎮大梁，事鐸禮甚恭，鐸依以為援。而全忠兵浸強，益驕倨，鐸知不足恃，表請還朝，徙鐸為義昌節度使。

鹿晏弘之去河中，王建、韓建、張造、晉暉、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；及據興元，以建

等為巡內刺史，不遣之官。晏弘猜忌，眾心不附，王建、韓建素相親善，晏弘尤忌之，數引入臥內，待之加厚。二建密相謂曰：「僕射甘言厚意，疑我也，禍將至矣！」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，十一月，二建與張造、晉暉、李師泰帥眾數千逃奔行在，令孜皆養為假子，賜與巨萬，拜諸衛將軍，使各將其眾，號隨駕五都。又遣禁兵討晏弘，晏弘率眾棄興元走。

初，宦者曹知慤，本華原富家子，有膽略。黃巢陷長安，知慤歸鄉里，集壯士，據嵯峨山南，為堡自固，巢黨不敢近。知慤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，效巢黨，夜入長安攻賊營，賊驚以為鬼神；又疑其下有叛者，由是心不自安。朝廷聞而嘉之，就除內常侍，賜金紫。知慤聞車駕將還，謂人曰：「吾施小術，使諸軍得成大功，從駕群臣但平步往來，俟至大散關，當閱其可歸者納之。」行在聞之，恐其為變；田令孜尤惡之，密以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，使誅之。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，知慤不為備，舉營盡殪。令孜益驕橫，禁制天子，不得有所主斷。上患其專，時語左右而流涕。

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，秦宗權遣其將秦誥、趙德諲將兵會之，共攻襄州，陷之；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臣容奔成都。德諲，蔡州人也。晏弘引兵轉掠襄、鄧、均、房、廬、壽，復還許州。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，棄鎮走，晏弘遂據許州，自稱留後，朝廷不能討，因以為忠武節度使。

十二月，己丑，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、招討、制置、安撫等使，從之。

初，黃巢轉掠福建，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，號九龍軍，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。泉州刺史、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，亡入溪洞，合眾攻福州，巖擊敗之。鎰畏巖之逼，表巖自代，壬寅，以巖為福建觀察使。巖為治有威惠，閩人安之。

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，厚於奉養，過魏州，侍妾成列，服御鮮華，如承平之態。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，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，圍而殺之，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，掠其資裝侍妾而還。彥禎奏雲為盜所殺，朝廷不能詰。

賜邠寧軍號曰靜難。

是歲，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，潁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堯逐其刺史，各領州事，朝廷因命為刺史。

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，謀攻州城，刺史呂燁不知所為。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，自乘小舟迎喜，謂曰：「州人得良牧，無不歸心，然公所從之卒大多，州人懼於剽掠，尚以為疑。不若置軍江北，獨與腹心輕騎俱進，行襲請為前道，告諭州人，無不服者矣。」喜以為然，從之；既渡江，軍吏迎謁，伏兵發，行襲手擊喜，斬之，從喜者皆死，江北軍望之俱潰。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，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。州西有長山，當襄、鄧入蜀之道，群盜據之，抄掠貢賦，行襲討誅之，蜀道以通。

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，表弟昌符知留後。昌言薨，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。

時黃巢雖平，秦宗權復熾，命將出兵，寇掠鄰道，陳彥侵淮南，秦賢侵江南，秦誥陷襄、唐、鄧，孫儒陷東都、孟、陜、虢，張晊陷汝、鄭，盧瑭攻汴、宋，所至屠翦焚蕩，殆無孑遺。其殘暴又甚於巢，軍行未始轉糧，車載鹽屍以從。北至衛、滑，西及關輔，東盡青、齊，南出江、淮，州鎮存者僅保一城，極目千里，無復煙火。上將還長安、畏宗權為患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光啟元年（乙巳，公元八八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午，下詔招撫之。

己卯，車駕發成都，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。

荊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橫，節度使陳儒患之。鄭紹業之鎮荊南也，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。軍還，儒告琮，使除之。忠勇將程君之聞之，帥其眾奔朗州，琮追擊之，殺百餘人，餘眾皆潰，自是琮復專軍政。

雷滿屢攻掠荊南，儒重賂以卻之。淮南將張瑰、韓師德叛高駢，據復、岳二州，自稱刺史，儒請瑰攝行軍司馬，師德攝節度副使，將兵擊雷滿。師德引兵上峽大掠，歸於岳州，瑰還兵逐儒而代之。儒將奔行在，瑰劫還，囚之。瑰，渭州人，性貪暴，荊南舊將夷滅殆盡。

先是，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，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。敬玫留居荊南，嘗曝衣。瑰見而欲之，遣卒夜攻之，殺敬玫，盡取其財。瑰惡牙將郭禹慓悍，欲殺之，禹結黨千

人亡去，庚申，襲歸州，據之，自稱刺史。禹，青州人成汭也，因殺人亡命，更其姓名。

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，自稱刺史，以其裡人譚全播為謀主。

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，緒不能給，宗權怒，發兵擊之。緒懼，悉舉光、壽兵五千人，驅吏民渡江，以劉行全為前鋒，轉掠江、洪、虔州，是月，陷汀、漳二州，然皆不能守也。

秦宗權寇潁、亳，朱全忠敗之於焦夷。

二月，丙申，車駕至鳳翔。三月，丁卯，至京師；荊棘滿城，狐兔縱橫，上淒然不樂。己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時朝廷號令所在，惟河西、山南、劍南、嶺南數十州而已。

秦宗權稱帝，置百官，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。

盧龍節度使李可舉、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，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，為侄鄴娶克用女。又，河北諸鎮，惟義武尚屬朝廷，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，終為己患，乃相與謀曰：「易、定，燕、趙之餘也。」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。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。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，鎔遣將將兵攻無極。處存告急於克用，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。

閏月，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荊南。初，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，每都千人，分隸兩神策，為十軍以統之，又南牙、北司官共萬餘員。是時藩鎮各專租稅，河南、北、江、淮無復上供，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，度支惟收京畿、同、華、鳳翔等數州租稅，不能贍，賞賚不時，士卒有怨言。令孜患之，不知所出。先是，安邑、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，置官榷之。中和以來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，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，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。夏，四月，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，收其利以贍軍。重榮上章論訴不已，遣中使往諭之，重榮不可。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，有不附己者，輒圖之。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，重榮待之甚厚，而匡祐傲甚，舉軍皆憤怒。重榮乃數令敢罪惡，責其無禮，監軍為講解，僅得脫去。匡祐歸，以告令孜，勸圖之。五月，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，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，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，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。

盧龍兵攻易州，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，遂克之。仁恭，深州人也。李克用自將救無極，敗成德兵。成德兵退保新城，克用復進擊，大破之，拔新城，成德兵走，追至九門，斬首萬餘級。盧龍兵既得易州，驕怠，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，盧龍兵以為羊也，爭出掠之，處存奮擊，大破之，復取易州，李全忠走。

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。

李全忠既喪師，恐獲罪，收餘眾還襲幽州。六月，李可舉窘急，舉族登樓自焚死，全忠自為留後。

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，罕之兵少食盡，棄城，西保澠池，宗權陷東都。

秋，七月，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。

乙巳，右補闕常浚上疏，以為：「陛下姑息藩鎮太甚，是非功過，駢首並足，致天下紛紛若此，猶未之寤，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，復懷西顧之計乎！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。」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：「此疏傳於藩鎮，豈不致其猜忿！」庚戌，貶浚萬州司戶，尋賜死。

滄州軍亂，逐節度使楊全玫，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，全玫奔幽州。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，以彥威為德州刺史。

孫儒據東都月餘，燒宮室、官寺、民居，大掠席捲而去，城中寂無雞犬。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，築壘於市西而居之。

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，為田令孜所擯，不肯之兗州，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，數令孜十罪，令孜結邠寧節充使朱玫、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。王處存亦上言：「幽、鎮兵新退，臣未敢離易、定。且王重榮無罪，有大功於國，不宜輕有改易，搖藩鎮心。」詔趣其上道。八月，處存引軍至晉州，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。

洺州刺史馬爽，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信不葉，起兵屯邢州南，脅孟方立請誅忠信。既而眾潰，爽奔魏州，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。

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，陷之；唯陳州距蔡百餘里，兵力甚弱，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，宗權不能屈。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。犨德朱全忠之援，與全忠結婚，凡全忠所調發，無不立至。

王緒至漳州，以道險糧少，令軍中「無得以老弱自隨，犯者斬！」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，緒召潮等責之曰：「軍皆有法，未有無法之軍。汝違吾令而不誅，是無法也。」三子曰：「人皆有母，未有無母之人；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！」緒怒，命斬其母。三子曰：「潮等事母如事將軍，既殺其母，安用其子！請先母死。」將士皆為之請，乃捨之。有望氣者謂緒曰：「軍中有王者氣。」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逾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。劉行全亦死，眾皆自危，曰：「行全親也，且軍鋒之冠，猶不免，況吾屬乎！」行至南安，王潮說其前鋒將曰：「吾屬違墳墓，捐妻子，羈旅外鄉為群盜，豈所欲哉！乃為緒所迫脅故也。今緒猜刻不仁，妄殺無辜，軍中子孓者受誅且盡。子鬚眉若神，騎射絕倫，又為前鋒，吾竊為子危之！」前鋒將執潮手泣，問計安出。潮為之謀，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，伺緒至，挺劍大呼躍出，就馬上擒之，反縛以徇，軍中皆呼萬歲。潮推前鋒將為主，前鋒將曰：「吾屬今日不為魚肉，皆王君力也。天以王君為主，誰敢先之！」相推讓數四，卒奉潮為將軍。緒歎曰：「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，豈非天哉！」潮引兵將還光州，約其屬，所過秋豪無犯。行及沙縣，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，帥耆老奉牛酒遮道，請潮留為州將，潮乃引兵圍泉州。

九月，戊申，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指揮、制置等使。

蔡軍圍荊南，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，留後張瑰覺之，殺匡及儒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。

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，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，選兵市馬，聚結諸胡，議攻汴州，報曰：「待吾先滅全忠，還掃鼠輩如秋葉耳！」重榮曰：「待公自關東還，吾為虜矣。不若先除君側之惡，退擒全忠易矣。」時朱玫、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，克用乃上言：「玫、昌符與全忠相表裡，欲共滅臣，臣不得不自救，已集蕃、漢兵十五萬，決以來年濟河，自謂北討二鎮；不近京城，保無掠擾。既誅二鎮，乃旋師滅全忠以雪仇恥。」上遣使者諭釋，冠蓋相望。朱玫欲朝廷討克用，數遣人潛入京城，燒積聚，或刺殺近侍，聲雲克用所為。於是京師震恐，日有訛言。令孜遣玫、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、延、靈、夏等軍

各三萬人屯沙苑，以討王重榮。重榮發兵拒之，告急於李克用，克用引兵赴之。十一月，重榮遣兵攻同州，刺史郭璋出戰，敗死。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，克用兵至，與重榮俱壁沙苑，表請誅令孜及玫、昌符。詔和解之，克用不聽。十二月，癸酉，合戰，玫、昌符大敗，各走還本鎮，潰軍所過焚掠。克用進逼京城，乙亥夜，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。

初，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，諸道兵入城縱掠，焚府寺民居什六七，王徽累年補葺，僅完一二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，無子遺矣。

是歲，賜河中軍號護國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光啟二年（丙午，公元八八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鎮海牙將張郁作亂，攻陷常州。

李克用還軍河中，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，因罪狀田令孜，請誅之。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。

戊子，令孜請上幸興元，上不從。是夜，令孜引兵入宮，劫上幸寶雞，黃門衛士從者才數百人，宰相朝臣皆不知。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，聞之，步追乘輿，出城十餘里，得人所遺馬，無羈勒，解帶繫頸而乘之，獨追及上於寶雞。明日，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。讓能，審權之子；緯，戡之孫也。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，遇盜，皆失之。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，為亂兵所掠，衣裝殆盡。庚寅，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，使還召百官，上留寶雞以待之。時田令孜弄權，再致播遷，天下共忿疾之。朱玫、李昌符亦恥為之用，且憚李克用、王重榮之強，更與之合。

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，遣召朱玫亟迎車駕，癸巳，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。孔緯詣宰相，欲宣詔召之，蕭遘、裴澈以令孜在上側，不欲往，辭疾不見。緯令台吏趣百官詣行在，皆辭以無袍笏，緯召三院御史，泣謂：「布衣親舊有急，猶當赴之。豈有天子蒙塵，為人臣子，累召而不往者！」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，緯拂衣起曰：「吾妻病垂死且不顧，諸君善自為謀，請從此辭！」乃詣李昌符，請騎衛送至行在，昌符義之，贈裝錢，遣騎送之。

瑄寧、鳳翔兵追逼乘輿，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，鉦鼓之聲聞於行宮。田令孜奉上發寶雞，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。置感義軍於興、鳳二州，以楊晟為節度使，守散關。

時軍民雜糅，鋒鏑縱橫，以神策軍使王建、晉暉為清道斬斫使，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，乘輿乃得前。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，登大散嶺。李昌符焚閣道丈餘，將摧折，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。夜，宿板下，上枕建膝而寢，既覺，始進食，解御袍賜建曰：「以其有淚痕故也。」車駕才入散關，朱玫已圍寶雞。石鼻軍潰，玫長驅攻散關，不克。嗣襄王熅，肅宗之玄孫也，有疾，從上不及，留遵塗驛，為玫所得，與俱還鳳翔。

庚戌，李克用還太原。

二月，王重榮、朱政、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。

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為守太傅兼侍中。

朱玫、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，燒郵驛，上由它道以進。山谷崎嶇，邠軍迫其後，危殆者數四，僅得達山南。三月，壬午，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。

癸未，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，請誅之。初，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，得為相。澈師知玄鄙澈所為，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，皆拜之，知玄揖使詣澈啜茶。

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，丙申，車駕至興元。

戊戌，以御史大夫孔緯、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。

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，使調本道谷十五萬斛以濟國用。重榮表稱令孜未誅，不奉詔。

以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，充山南西道留後。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，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，晉暉及神策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，修棧道以通往來。以建遙領壁州刺史。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。

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，欲去之。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，進向成都。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，君立敗死。敬瑄又發維、茂羌軍擊仁厚，殺之。

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，終不可去，言於蕭遘曰：「主上播遷六年，中原將士冒矢石，百姓供饋餉，戰死餓死，什減七八，僅得復京城。天下方喜車駕還宮，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，委以大權，使墮綱紀，騷擾藩鎮，召亂生禍。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，不蒙信察，反類脅君。吾輩報國之心極矣，戰賊之力殫矣，安能垂頭弭耳，受制於閹寺之手哉！李氏孫尚多，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？」遘曰：「主上踐阼十餘年，無大過惡。正以令孜專權肘腋，致坐不安席，上每言之，流涕不已。近日上初無行意，令孜陳兵帳前，迫脅以行，不容俟旦。罪皆在令孜，人誰不知！足下盡心王室，正有引兵還鎮，拜表迎鑾。廢立重事，伊、霍所難，遘不敢聞命！」玫出，宣言曰：「我立李氏一王，敢異議者斬！」

夏，四月，壬子，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，承製封拜指揮，仍遣大臣入蜀迎駕，盟百官於石鼻驛。玫使蕭遘為冊文，遘辭以文思荒落；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。乙卯，熅受冊，玫自兼左、右神策十軍使，帥百官奉熅還京師；以鄭昌圖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、鹽鐵、戶部，各置副使，三司之事一以委焉。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箋，賀受冊。

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，乃薦樞密使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、觀軍容使，自除西川監軍使，往依陳敬瑄。復恭斥令孜之黨，出王建為利州刺史，晉暉為集州刺史，張造為萬州刺史，李師泰為忠州刺史。

五月，朱玫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，自加侍中、諸道鹽鐵、轉運等使；加裴澈判度支，鄭昌圖判戶部；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，充江、淮鹽鐵、轉運等使、諸道行營兵馬都統；淮南右都押牙、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；大行封拜以悅藩鎮。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，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、淮，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，高駢仍奉箋勸進。

呂用之建牙開幕，一與駢同；凡駢之腹心，及將校能任事者，皆逼以從己，諸所施為，不復咨稟。駢頗疑之，陰欲奪其權，而根蒂已固，無如之何。用之知之，甚懼，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、前知廬州事董瑾，杞曰：「此固為晚矣！」用之問策安出，杞曰：「曹孟德有言：『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。』」明日，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，其語秘，

人莫有知者。

蕭遘稱疾歸永樂。

初，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，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，昌符怒，不受其官，更通表興元。詔加昌符檢校司徒。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、河西兵五萬追乘輿，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，棄散關走，行瑜進屯鳳州。

是時，諸道貢賦多之長安，不之興元，從官衛士皆乏食，上涕泣，不知為計。杜讓能言於上曰：「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，復京城，相親善；復恭其兄也。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，且致復恭之意，宜有回慮歸國之理。」上從之，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，繼詔諭重榮，重榮既聽命，遣使表獻絹十萬匹，且請討朱玫以自贖。

戊戌，襄王熅遣使至晉陽賜李克用詔，言：「上至半塗，六軍變擾，蒼黃晏駕，吾為藩鎮所推，今已受冊。」朱玫亦與克用書，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，大怒。大將蓋寓說克用曰：「鑾輿播遷，天下皆歸咎於我，今不誅玫，黜李熅，無以自湔洗。」克用從之，燔詔書，囚使者，移檄鄰道，稱：「玫敢欺簒方，明言晏駕。當道已發蕃、漢三萬兵進討凶逆，當共立大功。」寓，蔚州人也。

秦賢寇宋汴，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；癸巳，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。

六月，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、京畿制置使，將兵二萬出金州，與王重榮、李克用共討朱玫，守亮本姓訾，名亮，曹州人，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，更名守亮、守信。

李克用遣使奉表稱：「方發兵濟河，除逆黨，迎車駕，願詔諸道與臣協力。」先是，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，人情恟懼；表至，上出示從官，並諭山南諸鎮，由是帖然。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，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：「俟三輔事寧，別有進止。」

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，欽化節度使閔勖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，皓遂殺勖。岳攻拔州城，擒皓，殺之。

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，逐張郁。郁奔海陵，依鎮遏使南昌高霸。霸，高駢將也，鎮海陵，有民五萬戶，兵三萬人。

秋，七月，秦宗權陷許州，殺節度使鹿晏弘。

王行瑜進攻興州，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，據文州，詔保鑾都將李鋋、扈蹕都將李茂貞、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。茂貞，博野人，本姓宋，名文通，以功賜姓名。

要命欽化軍曰武安，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。

八月，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，以其子匡威為留後。

王潮拔泉州，殺廖彥若。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，不敢犯福州境，遣使降之，巖表潮為泉州刺史。潮沈勇有智略，既得泉州，招懷離散，均賦繕兵，吏民悅服。幽王緒於別館，緒慚，自殺。

九月，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，李鋋等擊卻之。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，破之，復取興州，進守萬仞寨。

李克修攻孟方立，甲午，擒其將呂臻於焦岡，拔故鎮、武安、臨洺、邯鄲、沙河，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。

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熅。冬，十月，熅即皇帝位，改元建貞，遙尊上為太上元皇帝。

董昌謂錢鏐曰：「汝能取越州，吾以杭州授汝。」鏐曰：「然，不取終為後患。」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，鑿山開道五百里，出曹娥埭，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。鏐與浙東軍戰，屢破之，進屯豐山。

感化牙將張雄、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，聚眾三百，走渡江，襲蘇州，據之。雄自稱刺史，稍聚兵至五萬，戰艦千餘，自號天成軍。

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，大將劉經、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為留後。全義，臨濮人也。

李克修攻邢州，不克而還。

十一月，丙戌，錢鏐克越州，劉漢宏奔台州。

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、杜標，二人驕恣，軍中忿之。小校張驍潛出，聚眾二千攻州城，師儒斬晏、標首諭之，軍中稍息。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，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，殺之。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、李唐賓襲滑州，入境，遇大雪。珍等一夕馳至壁下，百梯並升，遂克之。虜師儒以歸。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。

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，許之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諸軍拔鳳州，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。

楊復恭傳檄關中，稱「得朱玫首者，以靜難節度使賞之。」王行瑜戰數敗，恐獲罪於玫，與其下謀曰：「今無功，歸亦死；曷若與汝曹斬玫首，定京城，迎大駕，取邠寧節鉞乎？」眾從之。甲寅，行瑜自鳳州擅兵引歸京師，玫方視事，聞之，怒，召行諭，責之曰：「汝擅歸，欲反邪？」行瑜曰：「吾不反，欲誅反者朱玫耳！」遂擒斬之，並殺其黨數百人。諸軍大亂，焚掠京城，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。裴澈、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，王重榮詐為迎奉，執熅，殺之，囚澈、昌圖；百官死者殆半。

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，執送董昌，斬之。昌徙鎮越州，自稱知浙東軍府事，以錢鏐知杭州事。

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，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，百官畢賀。太常博士殷盈孫議，以為：「熅為賊臣所逼，正以不能死節罪耳。禮，公族罪在大辟，君為之素服不舉。今熅已就誅，宜廢為庶人，令所在葬其首。其獻馘稱賀之禮，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。」從之。盈孫，侑之孫也。

河陽大將劉經，畏李罕之難制，自引兵鎮洛陽，襲罕之於澠池，為罕之所敗，經棄洛陽走，罕之追殺殆盡。罕之軍於鞏，將渡河，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。時諸葛仲方幼弱，政在劉經，諸將多不附。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，為經所敗，罕之、全義走保懷州。

初，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，拒黃巢，扶溝馬殷隸軍中，以材勇聞。及秦宗權叛，儒等皆屬焉。宗權遣儒將兵攻陷鄭州，刺史李璠奔大梁。儒進

陷河陽，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。儒自稱節度使，張全義據懷州，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。初，長安人張佶為宣州幕僚，惡觀察使秦彥之為人，棄官去，過蔡州，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。佶謂劉建鋒曰：「秦公剛鷙而猜忌，亡無日矣，吾屬何以自免！」建鋒方自危，遂與佶善。

壽州刺史張翱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，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、李神福、張訓拒之，敗虔於褚城。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，刺史陶雅奔廬州。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。

是歲，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，自稱留後。瑾將襲袞州，求婚於克讓，乃自鄆盛飾車服，私藏兵甲以赴之。親迎之夕，甲士竊發，逐克讓而代之。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使。

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，路審中亡去。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，自稱武昌留後，朝廷因以授之。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。

秦宗言圍荊南二年，張瑰嬰城自守，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，食甲鼓皆盡，擊門扉以警夜，死者相枕。宗言竟不能克而去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光啟三年（丁未，公元八八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，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，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，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，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彥朗，豐縣人也。

辛巳，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，錢鏐為杭州刺史。

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，而數為全忠所敗，恥之，欲悉力以攻汴州。全忠患兵少，二月，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，募兵於東道，期以初夏而還。

戊辰，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，長流端州。然令孜依陳敬瑄，竟不行。

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。

三月，癸未，詔偽宰相蕭遘、鄭昌圖、裴澈，於所在集眾斬之，皆死於岐山。時朝士受煟官者甚眾，法司皆處以極法。杜讓能力爭之，免者什七八。

壬辰，車駕至鳳翔，節度使李昌符，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，恩賞必疏，乃以宮室未完，固請駐驊府捨，從之。

太傅兼侍中鄭從讜罷為太子太保。

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，號後樓兵，稟給倍於鎮海軍，鎮海軍皆怨，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。寶溺於聲色，不親政事，築羅城二十餘里，建東第，人苦其役。寶與僚屬宴後樓，有言鎮海軍怨望者，寶曰：「亂則殺之！」度支催勤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，戒之使戢士卒，浩曰：「惟反可以免死耳！」是夕，寶醉，方寢，浩帥其黨作亂，攻府捨而焚之。寶驚起，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，後樓兵亦反矣。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，遂奔常州，依刺史丁從實。浩殺諸僚佐，癸巳，迎薛朗入府，推為留後。寶先兼租庸副使，城中貨財山積，是日，盡於亂兵之手。高駢聞寶敗，列牙受賀，遣使饋以齎粉。寶怒，擲之地曰：「汝有呂用之在，他日未可知也！」揚州連歲饑，城中餒死者日數千人，坊巷為之寥落，妖異數見，駢悉以為周寶當之。

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，屢召之。建懼，不往。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：「唐祚將終，藩鎮互相吞噬，皆無雄才遠略，不能戡濟多難。公勇而有謀，得士卒心，立大功者非公而誰！然葭萌四戰之地，難以久安。閬州地僻人富，楊茂實，陳、田之腹心，不修職貢，若表其罪，興兵討之，可一戰而擒也。」建從之，召募溪洞酋豪，有眾八千，沿嘉陵江而下，襲閬州，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，自稱防禦使，招納亡命，軍勢益盛，守亮不能制。部將張虔裕說建曰：「公乘天子微弱，專據方州，若唐室復興，公無種矣。宜遣使奉表天子，杖大義以行師，蔑不濟矣。」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，以觀天下之變，建皆從之。庠、虔裕、諫，皆許州人也。初，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，同討賊。建既據閬州，彥朗畏其侵暴，數遣使問遺，饋以軍食，建由是不犯東川。

初，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，誘之使擊蘇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